



金融探索小说三部曲之三

别人贪婪的时候，我恐惧；别人恐惧的时候，我贪婪。

银行风暴

雨虹 著

现代文艺出版社

金融探索小说三部曲之三

蜀蛇·著

银行风暴

别人贪婪的时候，我恐惧；
别人恐惧的时候，我会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银行风暴/蜀蛇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718 - 0

I. 银... II. 蜀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2293 号

金福来索小三陪曲之三

漫说口香

银行风暴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作 者 | 蜀 蛇 |
| 出 品 人 | 张四季 |
| 选题策划 | 郭力家 |
| 责任编辑 | 李天卿 王 峰 |
| 出 版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52 |
| 网 址 | www.shidaichina.com |
| 印 刷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| 发 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开 本 | 660 × 960 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478 千字 |
| 印 张 | 29.25 |
| 版 次 |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2.00 元 |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横竖钱堆砌，
层层官盖顶，
情生五颜六色，
冷门重重！
都说银行好大楼，
进去出来人，
几个堪回首？
呜咽一身笛箫怨，
锦绣浮华
笼罩湘妃竹，
斑斑点点无数……

——作者题记

自序

这本书中形形色色的人都在争取自己的所得所爱，都在圆自己的梦想，然而哪些算自己的？

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说：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……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”

这是告诫我们：表面世界的五光十色转瞬即逝，复归于空。没有什么永远属于自己，却又是一切都跟自己息息相关，如同空气，它是自己的吗？不是，谁也不能独占空气；它一定不是自己的吗？也不是，谁都可以分享它。

年轻的主人公贵先生，大学毕业分配到银行工作。他满腔热情，却没有得到正确引导，他只是留心别人怎么做，然后错误地模仿，或者说模仿错误。一旦火中取栗到手，他就把到手的一切据为己有，他就不肯轻易抛舍。

实际上他无法抛舍，他把太多不属于自己的所得所爱捞到手，即使抛舍了一两样，也不可能抛舍干净，除非他一开始就选择抛舍。

不能说他贪得无厌，他未必算得上贪婪，他的故事足以令人扼腕叹息。对于涉世未深的人，这是一本警示小说；对于作恶多端的人，可以当做忏悔录；对于一般读者来说，这本书可能令人耳目一新。

本书写得很苦，从2001年开始动笔，如果现在就算定稿，也历经九年了。九年来反反复复修改，实在是希望少留遗憾。为了对读者负责，也是对自己负责，2004年我将初稿（经过必要处理后）帖在网上寻求网友指正，随后又请人帮忙审定，把不适宜的内容删除或者修正。在此向他们谨致谢意！

是为序

作者

2009年2月

目 录

001 / 自序 第一章一十二第 \ 245

第二章二十二第 \ 125

上 篇 分四章 第三十二第 \ 225

002 / 第一章 光怪陆离 二第 \ 185

013 / 第二章 合伙欺压 二第 \ 985

027 / 第三章 各取所需 二第 \ 705

039 / 第四章 寻找集体 二第 \ 415

052 / 第五章 男人差异 二第 \ 755

064 / 第六章 祛除妄想

079 / 第七章 终于犯罪 二第 \ 855

093 / 第八章 威权万里 二第 \ 855

106 / 第九章 黑幕交易 二第 \ 855

115 / 第十章 扶摇直上 二第 \ 755

125 / 第十一章 金钱道路 二第 \ 855

136 / 第十二章 有力的手 二第 \ 955

147 / 第十三章 蛛网争食 二第 \ 300

153 / 第十四章 世事如棋 二第 \ 855

中 篇 分五章 第三十三第 \ 430

170 / 第十五章 丛林生活 二第 \ 955

180 / 第十六章 沼泽花开 二第 \ 438

192 / 第十七章 抢占地盘 二第 \ 421

212 / 第十八章 前仆后继 二第 \ 425

227 / 第十九章 或愚或智

240 / 第二十章 合作纽带

目 录

249 / 第二十一章	各得其所	100
261 / 第二十二章	色彩斑斓	
268 / 第二十三章	杀机四伏	
281 / 第二十四章	三股力量	
289 / 第二十五章	强力展示	
307 / 第二十六章	孰强孰弱	
314 / 第二十七章	冲锋陷阵	
327 / 第二十八章	家长心情	

下 篇

338 / 第二十九章	违规整顿	
348 / 第三十章	接近监狱	
357 / 第三十一章	欢乐昌明	
368 / 第三十二章	僧面佛面	
379 / 第三十三章	谁是统帅	
390 / 第三十四章	分光卖光	
396 / 第三十五章	鬼魅深藏	
409 / 第三十六章	暮色苍苍	
420 / 第三十七章	继续征伐	
429 / 第三十八章	太大太小	
438 / 第三十九章	风起云涌	
451 / 第四十章	阳关三叠	

459 / 后记		
----------	--	--

第一章 光怪陆离

1990年秋天，旷君小姐喜出望外地要求出纳股长厉德如：这个新来的大学生，正好交给我带教。银行出纳需要师傅带徒弟，同时需要双人搭档，因此所谓的带教可以理解为搭档，也可以理解为密不可分，德如股长的理解是：旷君看中贵先生了。

旷君看不中德如股长，她说德如股长“皮松肉软没劲”，而这个贵先生，身体壮实得像重量级拳击手。尤其那裤裆，像塞进大块秤砣，结实饱满，不用检验就知道雄性力量十足。

这让德如股长自惭形秽，德如股长一见贵先生就冒酸醋，就莫名其妙地恼怒，就惴惴不安地担心旷君又犯生活作风错误。但他只是个股长，他没有人事权，他不能拒绝接收贵先生，否则他只会接收乖巧柔顺的女孩子，他像公牛见不得牯牛。

他不得不接收贵先生，于是他想安排贵先生当苦力，专门搬运进出金库的钱箱，不给贵先生学习点钞的机会。如此磨损贵先生几个月后，如果贵先生还算好使唤，就留下他继续使唤。如果不好使唤，如果他敢不听话，敢闹半点别扭，就向上面报告：这小子一无是处，连基本的点钞技能都不能掌握。

不会点钞就不能留在出纳岗位，借这理由就好逼迫贵先生另寻高就。

贵先生能去哪里高就，他只会被退回学校另行分配。上面已经说了，贵先生需要试用半年，不合适就退还给学校。

现在旷君主动要求带教贵先生，是要把点钞技能传授给贵先生，德如股长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，他十分郁闷。他又不肯也不想得罪旷君，只好把贵先生交给旷君带教，只好把郁闷埋藏在心头。

贵先生一点也不知道，他刚刚工作就面临如此严峻的考验：一边是德

如股长虎视眈眈，一边是旷君心花怒放。他只是把德如股长阴冷的目光当成领导习惯表情严肃，他只是把旷君的媚眼迷离当成温暖注视。他在大学里念的是国际金融专业，却被安排在银行柜面当出纳。柜面出纳是银行最低级的岗位，但凡有点理想的人都不甘心在此岗位屈身分。

好在贵先生不算有理想，他只是希望多做工作少挨批评。他身体强壮脸皮却很薄，一向是听话的乖娃娃，他经受不起批评，听人家话说重了都要脸红。

他出身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家庭，他是靠父母教完小学、中学的全部学业。可以说他没上过学堂，直到考上大学才第一次离开家门，才战战兢兢地接触五颜六色的社会。

沸腾的大学生活只是把他像汤圆一样煮得更加软和，并没教给他更多的社会知识和江湖经验。包括男女间的事他还懵懂，女同学都嫌他木讷胆怯，四年里没一个异性亲近他。除了母亲和姐姐，他至今没有亲密接触过第三位异性，可以认为他很纯净。

银行出纳必须双人操作交叉复核，搭档双方最好都是点钞能手，否则十分不协调，非常容易发生差错。一旦发生差错，就要一人一半共同赔偿，因此没人乐意与新手搭档。

贵先生从没学过点钞，专业点钞与蘸了口水数自己的工资奖金，无论感觉还是指法都完全不同，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。贵先生十分害怕没人跟他搭档，害怕没人耐心传教他，害怕因为不会点钞而被退回学校。

一听旷君踊跃提出跟他搭档，并愿意像师傅一样带教他，他满怀感激地喊了声旷姐姐。如果不是因为旷君才三十岁，他可能会喊出旷阿姨来。他毕竟才二十二岁，还是个孩子，还没有完全脱离对母性的依恋。

银行营业厅的格局大同小异，通常是齐胸高的大理石和通天彻地防弹玻璃，将大厅一分为二，外面留给客户，里面一溜俩人一档柜组，分别是几组出纳柜、几组会计柜、几组储蓄柜。

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灯火通明，乍一看没有阴暗角落，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。

贵先生这一组出纳柜就是个死角。他背靠墙壁，对面旷君背靠一根粗

大的不锈钢圆柱，除了一早一晚出入金库的人必须从旁边经过，平时这旮旯角落没人打搅，也就可以说比较隐蔽。

贵先生还不能独立操作，他必须首先跟班学习半个月。于是旷君在防弹玻璃上贴出巴掌大一张告示：“客户交款请去旁边柜组。”好在旁边还有另外三组出纳柜。

没有客户上来，又比较隐蔽，旷君不让贵先生坐在对面，而是热情地呼唤贵先生坐在她身边，她要手把手地传教。

她把贵先生挤在不锈钢圆柱和大理石柜台的夹角，喷着满口香气教导贵先生：要挺起胸膛，不能趴在桌上像狗刨，这样点钞才优雅。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，旷君说关键是速度和准确，这靠指法。

她先示范单指单张点钞，然后一手搭在贵先生椅子靠背，一手撑在桌面，敞开胸脯侧身面对战战兢兢专心练习的贵先生。

其实贵先生没有表面这么专心致志，他总是心猿意马。

银行制服穿在旷君身上像晴天披蓑衣，如果不是制度规定必须穿制服，她可能穿比基尼上班。

她不得不穿制服，便尽量将西装敞开，未必是为了勾引，更像是自信，她敢于大胆展示自己动人的姿容。

她一对硕大乳房仅靠一层轻薄柔软的衬衣包裹，几乎形同虚设，贵先生稍不当心就会碰触到。而旷君还努力靠近，甚至贴近贵先生的肩膀，即使贵先生缩手缩脚，仍然不时碰触到。

旷君又是浓香熏人，贵先生总是情不自禁地瞟瞟她。不看还好，一看更加心神不宁。旷君色香逼人，三十岁的人照样激情四射。贵先生无意中对上旷君的眼睛，旷君媚眼飞动勾魂摄魄。

贵先生不由得想入非非：未必旷君很放荡？这么一想贵先生很愉快。男人骨子里就不希望女人系紧裤带，尽管他们见到荡妇也满脸厌恶，那仅仅是怕给人看见他们馋涎欲滴。稍微换个幽暗场合，满脸的厌恶立刻转化成喜出望外。

现在是在光明场合，贵先生不敢表露喜悦，他只是尽量表明，他在聚精会神地学习点钞。

这点把戏瞒不过旷君，婊子看人人木三分。单听贵先生呼吸如此粗重急促，就知道这小子并非坐怀不乱的柳下惠。

旷君开始得寸进尺。她假装手把手纠正贵先生的指法，实际上是进一

步贴紧贵先生，然后用桌面下的膝盖摩擦贵先生的大腿。

头顶监视探头只能照到桌面，探照不到桌面下的活动。旷君的西装短裙本来就超不过膝盖，贵先生立即感受到了肌肤相亲。他一身酥麻，心都要迸出来了。他裤裆越箍越紧，以至于不得不腾出手插进裤兜，隔了一层布把那大号玩意儿弯进裤管，不然裤裆被撑得像乌篷船就暴露无遗了。

再到后来，旷君假装不经意，一手搭在贵先生的大腿内侧。贵先生没有反抗，他对自己说，如果没有旷君言传身教，他就不可能尽快掌握点钞指法，他就不可能迅速适应工作，他就有可能因为不能适应工作而被退回学校。况且今后还是搭档，今后还要每天配合，他不敢也不想得罪旷君。

实际上他只是害怕被人看见，毕竟他是头一次面临这样的诱惑，毕竟他还是洁净身子。

他继续假装不知不觉，尽可能不看旷君的眼睛，对旷君的暗示、撩拨也不积极回应。

好在这是公共场所，好在头顶还有监视探头，旷君也不敢为所欲为。

德如股长终于忍无可忍地说：必须单独操作了！贵先生这才想到，半个月的跟班学习已经到期。

贵先生回到旷君对面那个属于他的位置，当中隔开两张桌子，旷君想脚下纠缠也不可能了。

单独操作一个星期贵先生就完全适应了，只是点钞速度不够快，但也能应付。从此不必靠旷君手把手传教，贵先生开始微弱地表示反抗。

他先是不让旷君叫他贵贵。贵先生姓贵叫贵贵，旷君故意把贵贵叫成乖乖，听上去亲昵得肉麻。他要求旷君：还是叫贵先生好，大学里同学都叫我贵先生。

旷君很不高兴，不过她还是改了口，只是满脸愠怒。

接下来贵先生开始冷淡旷君，甚至不大理睬旷君，也不像以前软塌塌地俯首帖耳。

旷君开始焦躁不安，稍不如意就发脾气。过后她又主动向贵先生道歉，她不无自责地说：我就是小气，因为从来没有受过气。

贵先生尽量表现得无动于衷，他既不在乎旷君发脾气，也不被旷君的道歉感动。贵先生始终想弄明白：旷君究竟想干什么？在不明白旷君的目的前，他不敢接受现成的便宜，他怕误中圈套遭旷君挟制住了。毕竟贵先

生还很纯净，十分在意自己的名声，特别害怕闹出绯闻。

今天营业终了盘账，长款一百元。出纳柜每天收付的现金量很大，难保一点没差错。如果少付或者多收了，称为长款；如果多付或者少收，则称短款。无论长款还是短款都算差错，贵先生按照制度规定，准备做长款登记。旷君含笑骂他：蠢！随即旷君就探过头低声吩咐：一人五十，别吱声。她是想把一百元长款私分了。

贵先生一愣，不过他倒还听话，赶紧抽出五十元递过去。旷君眉头一挑，挤眉弄眼地示意贵先生，头顶探头会把桌面活动拍摄下来。银行制度规定，工作台面上不能摆放工作人员个人的钞票。一旦拍摄下他们在往自己口袋装钱，不管这钱是客户的还是自己的，一律算违规操作，一律要受处分。

见贵先生不知所措，旷君环视一圈，起身绕过桌面，来到贵先生椅子前，从贵先生胸前探身到大理石柜台，假装拉出抽屉翻找东西，然后低声吩咐：塞我衬衣口袋里。

她身体已经弯成直角，敞开的西装正好像帘子遮住贵先生的双手，头顶探头就探照不到他在往旷君身上塞钱。可是因此也遮挡了贵先生的视线，慌乱中贵先生一把没摸到旷君的衬衣口袋，倒是抖抖索索地摸到一团温软滚圆的东西。旷君微微颤抖起来，贵先生更是惊慌失措。这一瞬间贵先生脑袋一片空白，旷君满身浓香把他熏得晕晕乎乎。

不过他还是警惕地四下张望，突然发现个怪异身影，顿时毛骨悚然，他慌忙定睛一看：

十米开外的德如股长办公室，三面是墙密不透风，朝大厅一面却是大幅玻璃门窗。一开灯办公室暴露无遗，不开灯昏暗朦胧，他习惯不开灯。

大厅灯光从玻璃窗户透射进去，隐隐可见昏暗朦胧中，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影贴近窗户，一双绿莹莹的眼睛正在注视着贵先生。

旷君继续假装翻找抽屉，弯成直角的身体几乎压在贵先生的胸口。贵先生想稍微后退，可背后是墙壁他无处可退。他终于将钱塞进旷君衬衣口袋，他浑身冒汗，十分惶恐地盯着十米开外那双绿莹莹眼睛。他希望那双眼睛什么也没看见，可又明明知道，那贼眉鼠眼就是在觊觎他。

旷君缩回身体，冲贵先生妩媚一笑，眉眼含情秋波荡漾，显然她十分兴奋，似乎还含着感激。

下班铃响，旷君飞快地递过一张纸条，她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地问：晚上有空吗？不待贵先生回答，她像害羞的少女，一把拎起LV手包就风一样飘走了。

贵先生展开纸条：水门城墙街一号。他怔怔地待在自己座位，脑子里飞快闪过好多画面，同时冒出无数疑问：她究竟想干什么？如果只是玩玩，跟她玩有什么后果？天底下还有如此轻浮的女子？会不会另有阴谋……

回到半岛公园，贵先生吃过晚饭就百无聊赖，他漫无目的地独自徘徊。

半岛公园像一艘停泊在干支河的巨型航母，被浓密树林遮蔽。这里曾经是市民休闲处，后来金瓯银行将其整体收购，名义上建设培训中心，实际上改建成了职工生活区。

生活区足够开阔，行级领导的小楼房、科级领导的超高层住宅、股级干部和一般职员的不同户型单元房，都集中于此。像贵先生这类刚分配来的大学生，也能分到两室一厅。

生活区内还有职工食堂、内部招待所，靠干支河岸是条彩绘长廊。贵先生来到彩绘长廊，坐下来看夕阳下的干支河，看河对面的考山，他靠观光望景打发寂寞。他已经决定不去旷君家，他害怕，但仅仅是害怕而已。

不知独坐了多久，他听到吵骂声，扭头看，不远处的垃圾房旁边，一个脏兮兮的孩子在跟一个老人争夺地盘。

孩子哭喊：这是我的！

老人骂：狗东西，垃圾房是公家的，公家的就是大家的。

别的垃圾房你干吗不抢，偏来抢我的？

孩子一定要坚守他的领地，他要把老人推走。老人用力甩开孩子，孩子力气太小，被老人甩出老远。孩子赶紧拽住一个蛇皮袋，大约蛇皮袋里的东西正是老人从垃圾房捡拾的，在孩子看来就像老人偷了他自留地的庄稼。可老人认为他只是路上拾遗，不是偷窃，他理直气壮地一拳击倒孩子。孩子又爬过来抱住老人的双腿，老人顺手就用鼓鼓囊囊的蛇皮袋砸在孩子头上。可能袋子里是玻璃瓶、易拉罐一类，发出了叮叮咣咣的声响。

孩子突然尖叫一声，他头上遭袋子砸出了鲜血，可他仍旧不松手。

老人无奈地撂下蛇皮袋，孩子立即扑上去，像保护自己果实那样用身体罩护住。

老人无奈地坐下，尽量心平气和地说：这座垃圾房，凭你霸占不下。原先是不晓得这旮旯角落还有垃圾房，晓得了还不都来抢，哪个不晓得银行的垃圾房都是好货色。我说这样子要不要得，我们一起来看守，往后就归我们两个，哪个来抢我们一起打他狗日的？

孩子却不肯，倔犟地说：你另外去找，这是我的，我先找到的，我一直靠它挣钱。

老人猛然站起来，声音都哽咽了，愤怒地质问：这座是你的，那座又是他的，我日你们先人，哪座是老子的呢？老子不管哪个的，哪个抢到手就是哪个的！

话音未落，老人抬腿一脚踢翻孩子，抓了蛇皮袋拔腿就跑。孩子哭喊着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追赶，却“扑通”一声被绊倒了。

贵先生叹息一声，满怀怜悯地上去说那孩子：你才多大呀，也跟大人争抢。孩子横过手臂擦泪，呜咽着说：这是我的，是他抢我的，不是我抢他的，他欺负我人小没力气！

看孩子不过十来岁，瘦骨嶙峋的样子很可怜，贵先生随手掏出五块钱，他以救苦救难的姿态居高临下问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
孩子十分惊讶，泪眼模糊地仰望贵先生，他在猜想贵先生为什么给他钱。他可能从没得到过帮助，对一切善良的举动都表示怀疑，他惶恐不安地问：你要我做什么？

贵先生无非是看孩子太可怜，想给孩子一点施舍，如同打发叫花子。看孩子惊惊慌慌的样子，他扑哧一笑，本来就百无聊赖，于是饶有兴趣地逗那孩子：你能为我做什么？

孩子使劲摇头，像是忽然明白了，他不肯接受贵先生的钱，说：拿了你的钱就要听你使唤，我不敢做坏事，我害怕。然后他说一声“我姓安——”就跑了。

贵先生倒愣住了，像挨了一顿棒喝。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，只要自己的不要别人的，拿了别人的就要听从人家摆布。

贵先生油然想到私分长款的事，他感到很奇怪：私分长款相当于盗窃，我怎么那么愚蠢啊，稀里糊涂就听从旷君的安排？他随即想到：不

行，一定不行！不能跟旷君同流合污，一旦同流合污就不能摆脱旷君，天知道旷君还会干出什么事来！

第二天上班，贵先生拿出私分的五十元长款，对旷君说：不是我的，我不能要。说着他就要做长款登记。

旷君冰冷地瞥了贵先生一眼，尽量压低声音解释：就是登记了，长款也是工作差错，你我都要受处罚。等到短款的时候，不仅挨处罚，还要赔款，你说怎么办？只好不要登记，有长款就悄悄收起来，等到短款的时候，再悄悄贴补进去。

贵先生仍然固执己见：可这不是我的，我不能要。

旷君别过脸，恨不得一巴掌扇过去。不过她还是继续压低声音劝阻：当天的账和款必须相符，要登记也该昨天登记，隔夜补记是严重违规操作，比私分长款还要严重。

贵先生也知道隔夜补记不妥，但他觉得总比私分长款好些，起码表明他知错就改。他以为旷君的阻挠，仅仅是因为旷君舍不得退还她分得的五十元。五十元可不是小数目，这是1990年，五十元差不多是贵先生半个月的生活费。

现在的贵先生，对旷君说的什么话都不敢相信，他总是觉得旷君要拖他下水，总是觉得旷君挖空心思祸害他。他已经逆反了，旷君越是说不能登记，他越是要坚决登记。

然而旷君不肯退出她分得的五十元，贵先生只好说：“那就只是登记，一共长款五十元，我全部退还了。”

这样做更是愚不可及，这样做性质就改变了。如果旷君否认她也分得五十元，那就只能说，是贵先生单独偷盗了五十元，旷君毫不知情。

如此愚蠢的行为贵先生还要坚持，旷君感到一阵又一阵心寒。旷君并不认为这是贵先生严于律己，而是认为，贵先生在借此表明，他不肯跟旷君同流合污，他不相信旷君出于好心好意。

即使旷君不算好心好意，她也并不指望靠这五十元就把贵先生拖下水。仅仅是因为，出纳柜一贯这么操作，旷君习以为常了，旷君和其他人搭档也是这么操作的，从来没人说个不字，连德如股长知道了也不纠正。

而且她也不可能为了五十块钱心动，她根本不在乎钱。贵先生对她一点不了解，仅仅看旷君轻浮放荡，就把旷君想象成无恶不作的人，就以为

旷君不仅是坏女人，还是蝇营狗苟之徒，连五十元都要贪图。

旷君不再说话，她忽然不知道说什么，贵先生的行为让她非常难堪。

昨晚没有等来贵先生，旷君已经很难过，除了失望外，她还感到蒙受了莫大羞辱。

女人主动约会男人，一旦落空必定无地自容。何况旷君还不是一般女子，她姿容出色还十分富有，她把主动邀请男人看成给予对方的恩赏，从没遭人拒绝过，都是感激涕零地接受她的青睐。贵先生不仅拒绝她，还不解释、不道歉，如此不在乎她，显然是在表明蔑视她的诱惑。

旷君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她不能容忍贵先生把她当贱货。她想自己何等尊贵，竟然遭这小人如此轻视，在她看来这样的轻视就是奇耻大辱。

她轻轻摇摇头，阴冷着脸，最后通牒般警告贵先生：就是不听我的话，是吧？

贵先生不回答，他避开旷君的目光，侧身望着柜台外大厅。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愉快，庆幸自己没有落进旷君的陷阱，觉得自己很高尚，什么便宜都没有贪图。

旷君咬牙切齿地再次低声警告：不听我的话什么后果，你知道吗？贵先生仍然不理睬，只要自己纤尘不染，贵先生不相信旷君能把他怎么样。

旷君突然起身离开座位，怒气冲冲、毫无顾忌地撞进德如股长办公室。

在旁人看来，德如股长应该很满足了。他不用趴在柜台上清点别人的钞票，因为他是股长，他只需要清点自己的钞票。而且他的钞票还不少，他的奖金是其他出纳的一倍还多，因为他是股长，理所当然地享受级别红利。他尖嘴猴腮，细胳膊细腿，就这模样他还有幸跟旷君风流过，因为他是股长，即使被人发现也不过是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”，属于生活小节。

他还有什么不满足，可他确实不满足，他妄想更多的钱。他觉得自己的钱太少，比信贷股长商淇的钱少得多。信贷股长除了工资、奖金还有油水，不像他出纳股长，捞不到外快。

他想方设法捞取外快，可出纳股长没什么权力，想捞也无从下手，至多占点小便宜，比如占点下属的便宜。

不过他还是等来了机会。他的顶头上司公孙蒙，竟然要动用金库，需